

海昌俞氏家集简论

刘京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寥莫子集》,一函六册,收录了俞超、俞兴瑞、俞承德祖孙三人之集。较之《海昌俞氏丛刻》更为完备,实为“海昌俞氏家集”。俞兴瑞早有大名,生计所迫,只得久客杭州,“卖文为生”。通过《寥莫子集》《寥莫子杂识》,或能感受这位下层文人捉刀、坐馆、交游、唱和、思亲、怀乡的真实生活;从俞超的《见闻近录》、俞兴瑞的《寥莫子杂识》到俞承德的《高辛砚斋杂著》,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个家族好言玄妙、喜谈鬼神的尚异尚奇之风。解元出身的俞承德,文武兼擅,他曾两次参加并指挥过与太平天国军队的战斗,同时他也是清末有名的山水画家,诗画齐妙。

关键词: 家集 《寥莫子集》;《海昌俞氏丛刻》;《见闻近录》;俞超;俞兴瑞;俞承德

中图分类号: I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2-0052-08

A Brief Study on the YU Family's Work Anthology of Hai Chang

LIU Jingche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Liu Mo Zi Ji*, which contains six volumes in a set, is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 contains three collections of YU Chao, YU Xingrui, YU Chengde, which is more complete than *Haichang YU's Clump Carvings*, and is actually “Haichang YU Family's Work Anthology”. YU Xingrui had a great reputation when he was young. But due to life pressure, he had to spend a long time in Hangzhou writing and working as a tutor for a living. Through *Liu Mo Zi Ji* and *Liu Mo Zi Za Shi*, you may be able to feel the real life of this lower-level literary man: writing for someone else, serving as tutor of private school, making new friends, one singing a song and others joining in the chorus, missing loved ones, missing their hometown, etc. From YU Chao's *Jian Wen Jin Lu* to YU Xingrui's *Liu Mo Zi Za Shi*, and then to YU Chengde's *Gao Xin Yan Zhai Za Zhu*,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is family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alking about ghosts and gods. YU Chengde, who once won the first priz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articipated in and commanded to fight against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wice, he was also good at poetry and painting, and he was also a famous landscape paint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family's work anthology; *Liu Mo Zi Ji*; *Haichang YU's Clump Carvings*; *Jian Wen Jin Lu*; YU Chao; YU Xingrui; YU Chengde

收稿日期: 2020-06-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元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编号: 18AZW008)

作者简介: 刘京臣(1980-),男,山东莱州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数字人文。

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家族中,海昌俞氏算不上是“作宦起家,簪纓相继”的世家大族,但家族中的俞超^①、俞兴瑞^②、俞承德^③祖孙三人,皆诗书弗替、砥志砺行,且都有著述存世,更有家集流传至今。

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均藏有《海昌俞氏丛刻》(简称“丛刻本”),为咸丰六年(1856)平江三德堂刊本,依次收录俞兴瑞《寥莫子集》四卷、《寥莫子杂识》一卷,俞承德《高辛砚斋杂著》一卷、《高辛砚斋诗稿》一卷、《高辛砚斋杂稿》一卷,俞超《见闻近录》四卷,以及吴靖符《附客窗闲话》二卷。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寥莫子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别,一函六册,亦为咸丰六年平江三德堂版(简称“文学所藏本”)。此集虽题为《寥莫子集》,却非寥莫子(俞兴瑞)一人之集,而是俞承德、俞承宗二人所校刊的俞超、俞兴瑞、俞承德祖孙三人的家族总集。其中第一册为俞兴瑞《寥莫子集》卷一、卷二,第二册为《寥莫子集》卷三、卷四,第三册为俞承德《高辛砚斋杂稿》一卷、《高辛砚斋诗稿》一卷、《高辛砚斋同人题赠》一卷,第四册为俞超《见闻近录》卷一、卷二,第五册为《见闻近录》卷三、卷四,第六册为俞兴瑞《寥莫子杂识》一卷、俞承德《高辛砚斋杂著》一卷。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6册收录有咸丰六年平江三德堂刻本俞兴瑞《寥莫子集》四卷、《寥莫子杂识》一卷,俞承德《高辛砚斋杂著》一卷(简称“汇编本”),正相当于文学所藏本的第一、二、六册。汇编本《寥莫子集》卷四《诗藪同人集饮招余未赴》诗后缺《观物》《题李芑沚丈《校经图》》两首,以及《冬雨感旧用三江全韵》前12句。此外,汇编本《寥莫子集》卷四《赋得鸿胪初唱第一声(得声字)》《赋得种之芒种(得生字)》《赋得学如鸟数飞(得勤字)》三首各有阙字,其余皆与文学所藏本相同。

文学所藏本与丛刻本虽皆为咸丰六年平江三德堂版,但二者却有不少相异之处:一是收录次序不同。文学所藏本依次收录《寥莫子集》《高辛砚斋杂稿》《高辛砚斋诗稿》《高辛砚斋同人题赠》《见闻近录》《寥莫子杂识》《高辛砚斋杂著》;丛刻本则以人为别,依次为俞兴瑞《寥莫子集》《寥莫子杂识》,俞承德《高辛砚斋杂著》《高辛砚斋诗稿》《高辛砚斋杂稿》、俞超《见闻近录》和吴靖符《附客窗闲话》。二是部分内容不同。丛刻本较文学所藏本多收录了吴靖符《附客窗闲话》两卷,少收录了《高辛砚斋同人题赠》一卷。文学所藏本《高辛砚斋诗稿》较之丛刻本,多出《六月闻子规》等44首诗歌;文学所藏本《高辛砚斋杂稿》较之丛刻本,多出《金补之明府墓志铭》等9篇。可见与丛刻本相较,文学所藏本更佳。再考虑到吴靖符并非俞氏亲属,我们意在考察俞氏家集,可暂时不论《附客窗闲话》,故而选择文学所藏本作为我们研究的底本^④。

—

俞兴瑞有《寥莫子集》四卷,其中文集、诗集各二卷,《寥莫子杂识》一卷,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十六日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十六日之日记。

曾任海宁州学训导的钱泰吉对俞兴瑞评价极高:“余初至海昌时,名冠一黄者为俞霞轩兴瑞、徐晴江开业……两君皆年少醇谨,无子弟之过,长益敦厚,处侪辈间,呐呐退让,发为文词,数千言摇笔立成,若有宿构,老儒硕学惊诧其才藻。”^{[1] 332} 邹志路则将俞兴瑞比之扬雄:“君年未二十,作赋夸群英。口吐白凤凰,扬雄是前身。清庙挥朱弦,一洗笛与箏。”^{[2] 333} 俞兴瑞曾夫子自道:“数年来虽在忧疾,未尝不奋发攻苦。上自六经史汉、历代成败之迹、诸子百家之言、歌颂撰述、图谱之学,下至山镜家刻、烦缛幽诡可喜之辞,往往沿流讨源,咀其华实,而于应制文艺、诗赋之属,亦曰孳孳焉不敢暂辍。”(《寥莫子集》卷二《上李芝林夫子书》)可见俞兴瑞之所以能被众人所认可,与其“奋发攻苦”密不可分。

① 兴瑞之父俞超,字福先,号漱园,乾隆丁酉(1777)经魁,乙卯(1795)会试大挑二等,萧山县学教谕,截取知县,敕授文林郎。著《漱园吟草》。母周氏,生母朱氏。胞姊二,长适湖南沅州府麻阳县知县周文泉,次即为继室。俞兴瑞娶同邑吴氏,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吴英达次女。继室姚氏。子三:承德、承宗、承志。

② 俞兴瑞,字吉晖,号霞轩,又号寥莫子,道光辛卯(1831)优贡,八旗官学教习,有《霞轩诗稿》。《海昌备志》称其少有神童之目,萧山学官所藏书遍览不遗。甫成童,文誉噪一时,尤工骈体之作。疾书不加点,博赡工丽,古今体诗多古藻处。

③ 兴瑞之长子承德,后改名凤翰,字珊庆,号少轩,又号石年,嘉庆丁丑(1817)十月四日生,道光庚子(1840)解元,历任平江、新化知县等。工诗、古文,又善山水画,在京师松筠庵曾与诸名流结画社。著《高辛砚斋诗稿》。

④ 高辛砚(研)斋当为俞承德室号,《杂著》《同人题赠》的版心皆用“砚”字,《诗稿》《杂稿》的版心多用“研”字而偶用“砚”字。今统改“砚”字,特此说明。

虽饱读诗书,早有大名,俞兴瑞却为生计所迫,久客杭州,“卖文为生”(《寥莫子杂识》)、“操管赍筒札为骈四俚六,以糊口于尘埃之间”(《寥莫子集》卷二《与邹仲虎书》)。王丹墀曾说过“霞轩尝为仁、钱两县令代笺启之劳。”^[3] (p455-456) 其子俞承德亦称“先君久馆武林,卖文为活。平昔撰著多为当路捉刀之作。”(《寥莫子集》卷二)

现存《寥莫子集》中便存有为他人捉刀的篇章,《汪少海明府(仲洋)〈心知堂诗集〉序》即是其一。

汪少海,即汪仲洋,号海门,成都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历任浙江钱塘、桐庐、山阴、海盐知县。俞兴瑞集中有不少与汪少海的往来记录,《与汪少海明府书》云“瑞自稚齿,劬志丹墨。弱冠迫于家累,苟出问世。自顾其中,略无可取。然蒙阁下亟见奖叹,特以爱故忘其愚瞽耳。犹记阁下与谭梅臣语,叹曰‘此子蹭蹬,直是命矣。’每念斯言,辄为泣下。”(《寥莫子集》卷二)可见其对汪少海的“奖叹”极为感激。集中又有《汪少海明府重至海盐与余适相遇偕饮于障海楼听李玉峰弹琴》《题汪少海明府〈陇上吟稿〉》《题汪少海明府诗集》《送汪少海明府之凉州即次前韵》等诗歌,或与其听琴,或为其题诗,或诗酒唱和。

汪少海著有《心知堂诗稿》十八卷,诗稿前有鲍桂呈、姚椿、钱枬三人之序。钱枬,字希南,号次轩,仁和人,乾隆戊戌(1778)进士。所谓“钱枬”之序,实为俞兴瑞代笔的《汪少海明府(仲洋)〈心知堂诗集〉序》。称其为代笔,原因有二:其一,序云“少海汪君,余辛酉所得士也。”遣词之口吻与俞氏生平不合;其二,俞序以“他日乐府《黄鹄》,新声《朱鹭》。宏辞壮篇,速附聆猎,以示我也”煞尾,《心知堂诗稿》中的钱序在此之后,多出“道光六年丙戌秋仲仁和钱枬”^[4] (p3)一句,可知此序乃是俞兴瑞代钱枬所作,一被收入《寥莫子集》中,一被以钱枬之名收入汪少海《心知堂诗稿》中。

《寥莫子集》卷二所收的《祭双忠庙文》,亦为代笔之作,此文开篇即称“维年月日。海宁州知州王某,敬具牲牢之奠,致祭于五侯之灵曰。”很明显,这是俞兴瑞代海宁州知州所作的祭祀张巡、许远、姚鼐、雷万春、南霁云之祭文。

除却捉刀,便是坐馆。坐馆之生活,“奔走形势之途,岂吾辈所乐为?然不得一馆,菽水焉奉?事与心违,神随形困”(《寥莫子杂识》)。由“午刻到杭,馆在金枪板巷,徒三。是夜蒋书奴设席相待,雪晴严寒”(《寥莫子杂识》)可知,俞兴瑞曾在杭州金枪板巷设馆收徒,蒋书奴之子蒋坦,即是其生徒之一。

正因捉刀、坐馆之生涯,使俞兴瑞的很多作品,才脱稿即被人携去不复存,所以其长子俞承德感慨:“即偶自著述,友人辄借观不反。以至所遗之稿,仅十得一二。今夏二弟南来,带有文集二卷、诗集二卷。恐久再遗轶,急付诸梓。”(《寥莫子集》卷二)“仅十得一二”,颇能见出俞兴瑞之作散佚严重。

金衍宗有《素如剡曲授经图次俞霞轩茂才(兴瑞)韵》两首,诗云“官于剡水曲,居近洞天尊。老健甘菹粥,清贫长子孙。一经绵世泽,卅载感师门(素如与余同受业沈双湖夫子门)。回首春风坐,同嗟鬓雪痕。”“我亦资微禄,山深地更偏。传经心事爽,下笔俗情牵。科目原难料,功夫要自研。输君躬督课,头角各英年。”^[5] (p627) 俞兴瑞现存集中,找不到原诗,亦找不到他与金衍宗的唱和记载。

与之相似的,俞兴瑞集中也没有与王丹墀同游、唱和的记载,而在王丹墀《菽欢堂诗集》中,却有他专和俞兴瑞诗原韵六首^[3] (p455-456),分别是《雨夜宿净居庵》和俞氏《雨宿净居庵次蒋书奴韵》,《游理安寺喜晤泉香上人》和俞氏《游理安寺和许玉年题壁韵赠香泉上人》,《登松颠阁用游云栖寺韵二首》《又和登松颠阁韵》和俞氏《松颠阁叠前韵》,《宿云栖寺值雨明日雨止因寻理安寺烟霞洞石屋洞诸胜归登六和塔顶》和俞氏《游云栖值雨明日雨止因寻理安寺烟霞洞石屋洞诸胜归登六和塔顶》。可见,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俞兴瑞诗文确实散佚不少,俞承德所谓“仅十得一二”,当非虚语。

在俞兴瑞的记载中,与其来往最多的朋友首推蒋书奴。蒋焜,字书奴,钱塘诸生,“尝筑槐眉庄于西溪,书画琴尊,日涉成趣。凡河渚芦葭,永兴梅竹,探讨几遍。后复买屋于城东仓巷,命子霭卿、妇关秋芙居之。己则策一蹇驴,往来其间,行歌弗辍,时人目为‘诗呆’”^[6] (p15))。俞兴瑞不仅是蒋书奴之子蒋坦的开蒙之师,是蒋坦与关秋芙姻缘之“蹇修”,还曾为蒋书奴之妻俞氏《散花遗影》题诗,可见俞兴瑞与蒋氏家族关系之亲密。

俞、蒋二人时常结伴出游、诗酒唱和,《雨宿净居庵次蒋书奴韵》《巢园夜饮持螯次书奴韵》等诗歌便记载了二人出游次韵之事。俞兴瑞有一首《西湖别后忆蒋书奴戏托艳体》,蒋书奴继以《和俞霞轩湖上别归艳体诗原韵》^[6] (p16) 此次唱和,也记载在嘉庆二十四年四月朔日所记的《寥莫子杂识》之中。甚至

可以说,蒋书奴是在《寥莫子杂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朋友之一:

(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大晴。陈梅村邀予至吴山,将行,蒋书奴至。谈次,书奴忽曰:“盍游吴山乎?”适投予意,遂偕行。……酒酣客散,独予与梅村、书奴登坎卦坛望月,湖光山翠,荡漾金波,昨宵之游奇,今日之兴雅也。夜既深,别梅村,与书奴行吟下山……是夜宿书奴寓。^{[7](p21)}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小雨,阴。至金枪板巷访蒋书奴不值……甫脱稿而书奴至,邀予至金枪板巷,即吴也痴家。是夕有事,彻夜不眠。^{[7](p29-30)}

(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晴,出门拜客。晚与孙雨生、孙云楣、蒋书奴小饮。^{[7](p30)}

(嘉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午刻到杭,馆在金枪板巷,徒三。是夜蒋书奴设席相待,雪晴严寒。^{[7](p41)}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朔日,雨。窗昏翳,予方握管作《吴也痴寿文》,凝思未成,屐声入户,则书奴自长桥至也。欢甚,袖出和诗,先是予与书奴游孤山,遂于湖上别,归仿义山留赠畏之作《艳体》寄之……书奴和云……是时胡问槎同作,书奴亦和之,篇繁不录云,是夕雨甚。^{[7](p44-45)}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崇文书院月课。书奴邀梦岩及予同行,云作文毕可至净居庵谒简田老夫子也……船窗系牡丹花,予坐其侧,香风拂人,含笑欲语。书奴相戏云:“名花倾国两相欢也。”……夜与祖姑丈论玉溪诗,高吟响山谷。梦岩及关棣孙一榻,余与书奴一榻,明日五更约看山。梦岩倦甚,先寝,余亦寝。书奴拥被坐,忽推余醒,云顷得一诗,吟曰云云,另有草。予听诗睡意顿释,用元韵和之云云。书奴听讫,默不语,少顷云又用元韵作《牡丹诗》一章,先诵上四句,下四句未成,忽鼾鼾大作,予宛转不成睡……用书奴韵又成一律,推书奴醒,又吟与听。予恐旧恙作,颓然就睡乡,而书奴翻宛转不寐矣。迨晓,梦岩、棣孙起,催看山,疲甚不应,二人启户遂出。予又睡,梦与子云别于河干,呜咽悲怖,醒而红日照床。书奴云:“余牡丹诗成矣。”……遂与梦岩、书奴、棣孙归……^{[7](p45-47)}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晴,书奴来邀游湖……书奴待久,捉予袖,急纳一物,蠕蠕然龟也,惊猝之地,其声铿然。书奴笑曰:“此铜龟新市得,属君铭。”细视之,铜质淳古。铭之云:“廉则灵,静则寿。湖烟生,五柳居。”……酌酒半酣,再玩铜龟,为舟人损其尾矣。书奴惋惜,又吟以解之云……吟东坡《赤壁赋》及《明月未出》之章,书奴亢声而啸,响震山谷。……到舟,书奴、梦岩亦起。旭日暄丽,草树迎朝烟若笑。是日书奴由昭庆寺回长桥,予及梦岩由涌金门归馆。^{[7](p52-53)}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晴,前月二十七日,书奴邀看芦花。二十八日,偕情斋至长桥。是日游方山,山多怪石峭壁,落叶填径,霜红醉人。予病不能上其巅也。二十九日清晨,书奴导坐扃香馆。扃香馆者,书奴之花圃也。地数弓,具四时花,芙蓉已残,菊盛开,鸡冠、雁来红烂漫炫目。^{[7](p54)}

蒋书奴之外,张情斋、沈梦岩、关棣孙、徐晴江、庄小梅、胡问槎、孙雨生、孙云楣、王叔皮等人也多与俞兴瑞相往来。张情斋,即张衢,有传奇《玉节记》。俞兴瑞灯下读之,“拊掌称快”,为《玉节记》题诗两首,并有序文。

虽有良朋相伴,但每当“孤馆岑寂,凉月上窗”之际,俞兴瑞常常心生感慨,对家人念念不忘。对其父俞超,或聆听训导,或诗歌往还,多毕恭毕敬;对母亲、姐姐与妻子,更多的是怀念、追忆。《旅病述怀》诗中,怀念生母“老母白发垂,终岁未申眉。更痛所生母,牵衣朝夕随。乳痕犹在衣,黄泉去难追……独苦所生母,冥漠永弃遗。”《将客杭州哭别母灵痛成六绝》诗中流露出来的同样是对母亲的怀念“灵前欲拜已声吞,儿为饥驱竟出门。十幅素帷灯黯黯,今宵谁复伴亲魂。”又有《哭三姊》十首悼念亡姐,与《寥莫子杂识》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所记并观,真真令人泪目。

俞兴瑞还有《祭内子文》悼念亡妻。自“君入我门”写起,回忆十五年来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其中写道因贫久客杭州,妻子操持整个家庭“我贫无食,久馆于杭。亲代我侍,子助我匡。暑制我絺,寒寄我裳。一味之甘,邮筒必将。一事之微,尺素必商。敬我爱我,复虑我尪。”又写到道光乙酉(1825),自己身患疹厉,妻子闻讯,连夜乘舟探视,“旅榻灯秋,沉沉待毙。音入君耳,宵舟迅诣。岂不憚行,不遑他

计”;待到妻子身染沉痾,“胡君死及,而我不知。误于医言,谓病可持。临危始觉,虽悔焉追”(《寥莫子集》卷二《祭内子文》),两下对照更凸现出妻子对自己的关心,也见出俞兴瑞追悔莫及之意。

二

俞兴瑞《岁暮杂感偕封莘生子云弟同作》诗云“忆我昔者居萧然,修竹绕楼生夕烟。竹间斜径见客至,谈元(玄)说鬼如涌泉。西陵一别今四载,钱江欲渡波连天。故人惻惻不得志,闻道神鱼犹在渊。”其中的“谈元(玄)说鬼如涌泉”,似可视为俞超、俞兴瑞、俞承德祖孙三代好谈玄妙、好说鬼神之注脚。

虽然俞兴瑞没有专门“谈元说鬼”的集子,但在《寥莫子杂识》中却有不少嘉庆二十三年与人共谈异事、冥事的记载:

(六月)十日大晴。秋园叔父来谈……亦异事也。^{[7](p6)}

(七月)六日大晴,小雨,雨止又大晴。夜,渭园丈谈及鬼神事曰“余深信之矣。前年莱阳大疫……余方悟昨梦之真,而因深信鬼神之必有矣。”^{[7](p11)}

(七月)二十日晴。晨起访客,归途遇骤雨,到家又晴。夜偶谈异事,因记萧山新妇入门,必着道衣,询其缘起云:此间多山,曾有山魃善变化,每里人娶妻,必先摄去,越宿乃掷还。惟着道衣可免,无术驱之。近村有颜氏三昆,膂力绝人,誓为众除害。乃一人饰为新妇,二人异舆,仍邀乐人、娼相鼓吹而前。近山,狂风大作,余人奔散,三昆各执械以待。俄有奇形巨鬼直前掀帘,伪新妇大吼而出,与魃力角,二人助之斗,挥刀断魃首而首复涌。鏖战三日夜乃擒而磔焉,而三人力竭亦毙。邑人感之为立庙,自是嫁娶无虞,而着道衣犹昔云。^{[7](p12)}

(十月)十三日阴……子石来谈……是夕谈冥事甚夥,惜无暇详记也。^{[7](p27)}

(十二月)四日晴,清晨到家。夜谈异事……爱萱母舅言。^{[7](p34-35)}

七月二十日,俞兴瑞到家后“夜偶谈异事”,记下了萧山新妇入门,必着道衣之事。中有“询其缘起云”一句,是哪位家人与谈,说起此事?在其父俞超的《见闻近录》卷一中,亦有相似的记载:

萧邑迎亲,新人必穿道袍,究其故云:从前西山有一魃,每新轿过,必摄去,数日后,弃新妇山涧中,多至毙者。为害已久,惟穿道袍可免。有某绅家将嫁女,必从此过,日夜忧虑。有颜姓者兄弟三人,俱长大有力,愿为护送。至日到山前,忽狂风陡作,沙石纷飞。一物长丈余,遍体生毛,面黑如漆,电目血舌,睖闪攫拿而来。众皆骇绝失色,三人曰“尔辈自送新妇从小路去,吾等当力御之。”遂与鏖战三日夜,奋长刀斫其头。随斫随生,至七不能动。三人擒归,碎剝之,亦力尽。死为神,号“岩将老太”,甚灵验。而今新人犹穿道袍,相沿旧俗也。^{[8](卷一 p14-15)}

可见当晚父子谈起此事,分别记入了《见闻近录》与《寥莫子杂识》中,这也可以视为家族喜谈异事的佐证之一。

俞超似乎对搜集奇闻异事更有兴趣,有杂俎类小说集《见闻近录》四卷。《见闻近录》有云“辛酉秋仲,因送试至省,魏春崧观察、张月巢主政邀会同年在西湖舫中,丛桂霏香,波光如镜,把酒赋诗外,各征异事。”(《见闻近录》卷二)有人得知俞超有《见闻近录》,专门来告诉他们所经历或耳闻的异事“陈生德称见余《近录》,笑而言曰‘吾家亦有异事……时嘉庆元年也。’”(《见闻近录》卷三)“丙寅三月初,门役来裕从沙地归告余曰‘某在乡闻一异事……’。”(《见闻近录》卷四)

在俞超的笔下,一些神异之事,常归因于神灵或先人护佑。《见闻近录》卷三中,记载了其高祖、曾祖出海遇盗之事,“若非少宰之盛德感神,则难保无事矣。天佑善人,洵不诬也”。在这则记载中,“以大田县调繁台湾令”的高祖少宰公,正是俞兆岳,字岱祯,贡生,历任宣平县教谕,福建大田、台湾两县知县,直隶开州知州,江南松江府同知,山东青州府知府,内升通政司额外参议,欽命总理江南海塘事务,升太仆寺卿。诰授中大夫,升江西巡抚、吏部左侍郎,例赠资政大夫。“随侍左右”的先曾祖宁远公,乃俞良模,贡生,镶红旗教习,历官湖广永定、宁远两县知县,诰赠朝议大夫、山西汾州知府。以高祖、曾祖之亲身经历来证明“盛德感人”“天佑善人”似乎更有说服力。

除却“佛之因果、儒之告诫,皆所以劝善儆恶”讲因果报应,行善而死可以复生,遇险当多诵白衣大士心咒等之外,《见闻近录》中还记载了许多稀奇古怪之物。例如“能知客姓氏,呼而勿应则已,设应之,夜必飞食其脑,无得免者”的“人面蛇”;又有高与山齐的巨魃,“垂血舌至地,广亩许”之怪,“以枪迎击,

熊以手拂之,火弹着毛如霰落”的人熊,“背上有声驺然,惊睇之则双瞳夹背而开,其大如镜,睫毛奕奕可数,光直射树顶”的“搏訑”……

其中一些写鬼、写狐的篇章,不落俗套,颇有意思:

杭城陈生某,偶步西湖塘上,归途遇女子颇妍丽,近与接谈曰:“我李姓,行三,至城门口恐为人拥挤,乞呼‘李三亲娘’,俾得随入也。”陈许诺。入城呼讫,则见李已在前捷行如飞。陈心疑之,步随其后,转湾至某好友家,瞥不可见。恍然曰:“此必缢鬼也,我奈何引入害人。”静听友室中,闻夫妇相哄,友怒批妇颊。陈急呼之而出,至僻处谓曰:“汝家已有鬼相瞰,何可自开其隙耶?”友惊问,以向所见告,因拉友至其家,则户已内扃,呼不可开,因共排户直入,见妇泣涕涟漉,正作缢计。友急向其陪礼,言“夫妻小忿,何至如此,我已自认不是矣。”陈亦在旁力劝,妇气旋平,遂回。半途闻李追詈曰:“我守候数年始得此替代,汝何为救之?今入城已不可出,将至汝家扰攘矣。”陈笑谓:“彼系好友,我有人心,岂肯引鬼相害?汝既无归,我当供养,不知所需何物?”答曰:“每日只一瓯浆水饭足矣。”陈遂洁扫一室供其中,日送浆水并焚纸一陌,遇岁时亦为奠祭。经二年许,绝无影响。一旦忽现形,谓陈曰:“汝妇将产,有冤家相寻,必至母子俱毙。我受供养多时,岂忍坐视?明日汝可将产中一切需用置买,及稳婆俱唤在楼房。谨下阖门,闻声响切勿开视,如开则必不救矣。”陈如言备办登楼。至次晚,果腹痛欲绝。闻楼下钹锣鞞,瓦釜皆鸣。妇已几次昏晕,幸有稳婆相守,不敢暂窥。肆扰至天晓始息,而子竟诞生矣。感李德,设祭谢之。月余,又来见曰:“前冤对甚凶暴,我以荏弱女子与相力拒,致遍体受伤,卧养经时始愈。幸藉微功,蒙土神申奏,谓以怨魄行慈,保全母子二命,许不俟替代,托生善处去矣。与君累岁周旋,故来相报。”因出门冉冉而没。^{[8] (卷一, p30)}

狐类亦有绝佳者,王特山言其祖署中有狐住顶榻上,时闻吟诵声,绝不扰人。特山年少,戏骂之,答曰:“我与君有缘相依,各择攸处,何作恶声相向耶?”性最嗜酒,署中列坛累累,从不摄取。特山尝戏斟大碗以盆覆之,向空祝曰:“旨酒一尊,聊佐清兴,幸勿嫌无肴也。”启视已空之矣,其知礼如此。余戚陈公任普安州牧,署有狐居厨房后,秀曼风流,是好女子,众咸呼为“三姑娘”。然惟妇人辈见之,男子则罕睹其面。将逼岁除,婢媪辈竞作鞋未成,互相怨叹。狐笑曰:“居闺阁中,做一鞋如此其难,枉为女子身矣。”众曰:“三姑娘果有妙手乎?乞为借仗。”竟以缎布鞋样度置其旁,约十数双,狐笑诺之。即一夕间,闻纫针声剥剥然,晓起则诸鞋罗列,工妙如式,虽针神蔑以加焉,众咸叹美称谢。此外幕友长随渴想容仪,欲求一见,终不可得,又何贞洁也。^{[8] (卷二, p20-21)}

俞承德在诗歌中写道“说鬼苦无客解事,登山喜有仆同心。”(《圖山风阻拨闷纪游》)“强客谈新鬼,驱童索故人。”(《锦江》)他还曾提到过《聊斋》,称“北地人多重大仙,何曾一个遇婵娟。聊斋老去真无赖,好说仙缘惑少年。”(《津门寓舍杂赋》)回忆同年朱粹庵时,说道二人昔时相逢,多谈论鬼神之事“暂逢惟说鬼,险语必惊人。”(《哭朱粹庵同年元勋》)可见其喜“谈元(玄)说鬼”,真有家族尚异尚奇之风,其《高辛硯斋杂著》亦多谈论此类。周作人早年在《说鬼》一文中就提到过此书“《高辛硯斋杂著》凡七十八则,几乎全是志异,也当然要谈报应而不多,其记异闻仿佛是完全相信似的,有时没有什么结论,云后亦无他异,便觉得比较地可读,也更朴实地保存民间的俗信。”^{[9] (p19)}随后,周作人还举了白僵红僵、虎伥以及黄铁如谈鬼数则。还有一则,借沈梦岩之口谈专门降服“为厉走僵者”的“朱八相公”,周作人未曾关注,同样写得颇为精彩:

沈梦岩世伯,因事寓西湖上某寺。寺旁屋数十楹,为历来厝棺之所。一日,世伯事少间,与寺僧谈。僧曰:“君欲广睹闻乎?”遂偕往寺侧殡室,启钥入,见中停灵柩以千百计,奇形瑰制,类目所未睹。惟当中一棺独巨,设香案其前。异而询为谁何,僧曰:“此宋末朱八相公柩也。相公尝授徒寺中,死后殓此,历数百年且神。凡厝诸棺有为厉走僵者,輿棹至相公傍,数夕即帖然,故香火不绝焉。”既而归寓,僧忽曰:“吾观君固好奇,君欲见朱八相公乎?”世伯且喜且惊,曰:“何也?”僧曰:“相公虽死,实不死,为地仙,常游行海内名山大川。时则归,归时可见,或不见。今且归,容卜之。”世伯大愕,益喜,趣僧往卜。反曰:“有缘哉,相公许于某日见矣。”因斋戒。及期薄暮,僧引至殡室对面一屋,有月洞,跂望之,果见停柩厅廊,有一人伟身白面,美须

髯,方巾茧袍,倚栏瞻眺,有顷入室,遂不见。世伯亲为余述之,并云相公柩前有阮太傅碑,记载颠末,类僧言。^{[10](p5-6)}

沈梦岩是俞兴瑞“互相砥砺”之“良友”,二人多次出游,还曾“一灯同榻”饮酒谈诗,是俞承德的父执辈,故而承德称其为“沈梦岩世伯”。与以往多见的说鬼不同,此则说的是“死后殓此,历数百年且神”的“朱八相公”,此公神异之处在于虽死而实不死,能降服“为厉走僵者”,观其“伟身白面,美须髯,方巾茧袍”,真有“地仙”之神采。

三

在俞承德诗中,经常可以见到他对于时事的关注。《壬寅夏王伯阳太守权吴淞郡甫旬余夷船陷上海犯吴淞太守留尤将军(渤)兵击贼城赖以安事平卒以失援上海削秩同人索诗纪事遂痛饮走笔成此》一诗,写的是道光壬寅(1842),英军军舰攻陷上海后进犯松江府,知府王伯阳与将军尤渤奋勇抗击英军,坚守吴淞,“城赖以安”,事后却被朝廷“以失援上海削秩”,此事传出,民意汹汹,俞承德便创制了这首长诗以抒不平之意。再如“近闻海上寇,已散千艘。军虽收浙岛,氛又炽粤东。夷情变鬼蜮,士卒伤沙虫。桓桓当关将,父子各尽忠。所望洗兵雨,青萍剌秋蓬。浩浩海波息,平平道路通”(《征途感赋》)、“旗鼓苍黄海动尘,书生肝胆郁轮囷。深防狡寇来如鬼,却怪逃兵去劫人。传警屡伤烽满眼,遣愁那厌酒沾唇。重洋何日鲸屠赤,暖律吹回大地春”(《海警》)等,描写的都是当时兵戈乱离之事。

除了感慨乱离,俞承德还曾两次参加并指挥过与太平天国军队的战斗。

第一次是咸丰五年(1855),时在平江知县任上。此年正月,“崇阳再陷,县北戒严。……五月,贼围义宁州,县东戒严。署县俞凤翰详委黄金鉴帅勇驻防淞市……十月初五日,贼大至,平勇四营陷,李原浚、黄锡宇等死之……何忠骏等退守北界,知县俞凤翰详调张岳龄、凌煌寿、黄崇伟、钟仰诏、黄牧、余家珍、陈劲青、凌观谟等帅勇督团防剿”^{[11](卷三七 p10-12)}。从正月一直到十月,俞承德一直在战斗前线,特别是当形势紧张,人心动摇之际,俞承德未得上官批答,擅自“截留钱漕厘金巨款,添勇守界”:

俞凤翰,字石年,海宁人,道光庚子领解额,有文名,工书画。咸丰五年来署县事。会平江勇出境剿贼,战败于通城,李原浚、黄锡宇等死之,邑大震。凤翰申请截留钱漕厘金巨款,添勇守界,不待报,辄自动用,骤募数千人。或请俟上官批答,凤翰曰:“此何时,尚拘牵文义哉?但使县界可保,视弃一官犹敝屣耳。”既而贼知有备,不敢犯平。上官亦如所请。当是时,事机间不容发,使凤翰稍存俗吏规避心,势已万无及矣。^{[11](卷三五 p14)}

咸丰六年五月十二日,“贼窜湘阴之长乐,县西戒严”,俞承德再次“详调黄崇策、凌煌寿、凌恒谟、黄新禄、黄牧等帅勇督团防剿”^{[11](卷三七 p13)}。

第二次是咸丰九年(1859),时在新化知县任上。此年四月,石达开率数十万余众自永州犯宝庆,围城九十余日。俞承德会同邑人曾毓芳、邓瑶、罗瑜等筹款募勇,分守牛山铺等地。其实,无论是“添勇守界”,还是“筹款募勇”,都不是容易之事。《志感二首》其二,俞承德写道:

军需火急招乡勇,行粮更彼百夫重。恶少巨猾尽窜名,贼未近前阵先耸。流亡子女不聊生,剥掠鸡狗无遗种。但呼军令合千营,谁向幕庭试三踊。於虔安得淮阴侯,善将市人庶无恐。不然主帅苟睚眦,倒戈阶乱同微醺(时间广勇有反噬者)。^{[12](p41)}

“时间广勇有反噬者”,再加上“恶少巨猾尽窜名,贼未近前阵先耸”的现状,能够想见俞承德面临的双重压力。

担任平江知县时,俞承德曾修葺县学,因宫墙余地以为池,又引泉水环其外,称其为“玉带泉”。武进刘达善有《玉带泉记》,对俞承德率众守卫平江之事,亦有记载:

方咸丰四五年间,逆匪蹂躏于荆扬之交,东据义宁、万载,北破崇阳、通城,西残湘阴。蚁聚蜂屯,而平江与此数邑者犬牙错焉,四面受敌,一日数惊。俞君率其土民擐甲胄,执桴鼓,无月不战,无战不克,以弹丸小邑屹然支柱于豺狼之中,未尝失寸土。^{[13](p3)}

内外交困,狼烟四起,兵燹半天下。俞承德时而志气高蹈,希望能早日结束战乱“书生义愤万壑涛,投笔起看西凉刀……愿持割雾开琼霄,再劈鬼脯倾葡萄”(《陈氏宝刀歌》);时而“愤世心徒壮,归家梦当真”(《羁愁》)、“遥忆故乡好风月,云鬓掠削倚楼窗”(《秋夜书怀》),希望能早归故乡。总体来说,

“荡寇何人时事棘,买山无计寸心违”(《六月闻子规》)这是作为官员的俞承德之操持。

除却官员身份,俞承德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画家,尤其擅长山水画。《高辛砚斋诗稿》中有《思旧四首》,其二为《汪醇卿太史同年(廷儒)》:

醇卿质朴是吾师,宿学中年始凤池。漫向画图寻九友,松筠回首尽堪悲。(庚戌腊八日,醇卿招集冯小亭、汪叔明、秦宜亭、叶香士、张菊如、华笛秋、袁宗山及余于松筠庵消寒,合作长卷为画中九友,今图存庵中。)^{[12] (p45)}

记载了道光庚戌(1850)腊月初八,汪醇卿招集冯小亭、汪叔明、秦宜亭、叶香士、张菊如、华笛秋、袁宗山等人于松筠庵消寒,诸人合作长卷之事。清人《墨林今话》“俞解元”条下亦记载了此事:

俞承德,号少轩,海宁人。庚子解元。工山水,未之见。秦谊亭孝廉自都中来札云:“于松筠庵尝集画社,为张菊如名士保、袁崇山名崇、叶香士名道芬,并汪醇卿、汪叔明、华笛秋及冯小亭诸君,雅兴不浅。”香士为程丈序伯画弟子,山水、人物并妙。^{[14] (p442)}

两相对照,可知俞承德所谓松筠庵消寒,同时也是画社结集。他不仅是一位关心民瘼、勇于靖乱的官员,还是一位工诗、古文,亦擅长山水画的士人,两种身份,两种面相。

徐雁平在《清代家集叙录·前言》中曾对清代家集的特征进行过详细介绍,其中一点便是清人常借家集总序进行“世家比较”,例如“比世代”“比人数”“比收录范围”“比家声”,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家族著述为基础的家谱系”^{[15] (p41-42)}。对于海昌俞氏而言,无论是文学所藏本,还是丛刻本,除了桐城许丽京的题词“魂魄光气莽无垠,健笔雄深入九军。如此奇才偏早死,谁曾寒夜细论文。天麟堕劫完公案,神马穷精走怪云。遗迹正防雷电取,更教令子护殷勤”之外,再无其他序跋。钱泰吉在为徐晴江遗稿作序时曾提到过“霞轩遗稿,其子少轩解元尝属为序而未果,今携至楚南矣。”^{[1] (p332)}遂知俞承德所说的“今夏二弟南来,带有文集二卷、诗集二卷”,可能正是向钱氏求序未得后,由其二弟俞承宗“携至楚南”的。

仅从家集的序跋这一点来看,与同一地域的查氏等家族比起来,海昌俞氏确实算不上是世家大族。但下层文人的捉刀、坐馆生涯,日记中流露出来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祖孙三代“谈玄说鬼”的家族尚异尚奇传统,以及既勇于靖乱又长于诗画的晚清解元,这些都是比较吸引笔者的地方,读者或许能在俞氏家集中读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钱泰吉. 甘泉乡人余稿[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2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 邹志路. 狷斋遗稿[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5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 王丹墀. 菽欢堂诗集[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1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4] 汪仲洋. 心知堂诗稿[M]. 续修四库全书(第1502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 金衍宗. 思谥堂诗稿[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3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6] 丁申,丁丙. 国朝杭郡诗三辑(卷三八)[M]. 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 [7] 俞兴瑞. 蓼莫子杂[O].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咸丰六年(1856)平江三德堂刻本.
- [8] 俞超. 见闻近录[O].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咸丰六年(1856)平江三德堂刻本.
- [9] 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全集[M]. 钟叔河,编订.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0] 俞承德. 高辛砚斋杂著[O].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咸丰六年(1856)平江三德堂刻本.
- [11] 张培仁,李元度. 同治平江县志[O]. 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刻本.
- [12] 俞承德. 高辛砚斋杂稿[O].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咸丰六年(1856)平江三德堂刻本.
- [13] 周士清,等. 高辛砚斋同人题赠[O].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咸丰六年(1856)平江三德堂刻本.
- [14] 蒋宝龄. 墨林今话[M]. 程青岳,批注,李保民,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15] 徐雁平. 清代家集叙录[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刘伏玲)